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69

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 大词典

(中)

[美]戴维·莱尔·杰弗里(谢大卫) 主编

中译本主编 刘光耀 章智源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69

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 大词典

(中)

美国詹姆斯·杰弗里(谢大卫) 主编

中译本主编 刘光耀 章智源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韬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王 旭	王晋新	王晓德
王海利	王晴佳	卢汉超	刘 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 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 强
李剑鸣	杨巨平	杨熙楠	汪民安
范景中	陈 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 淳	林子淳	林在勇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俞金尧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高 毅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 洋	彭 刚	彭小瑜	韩东育
魏楚雄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基督教文化经典系列

主编 查常平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92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JACOB 雅各

雅各是希伯来列祖中最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位,以他的名字和使地方或人得名的叙述一起宣告着圣经历史的核心与结构,并预示着它的强烈的讽刺意义。他的名字有不同的词源。词根‘qb意为“脚跟”(“heel”),在阿拉伯、亚述和希伯来文中都很普遍,其动词含有“紧随”或“守卫”的意思。Ya‘aqub-il,这个名字可在西闪语族中发现大量的记载,可能具有“愿上帝保护”之意。“雅各”是它的简写。雅各一生的经历在文学上被最丰富地发挥出来的,即其双胞胎的出生。当时他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qb),被认为意在争取成为头生的长子(创 25:24-26);他狡诈地以“红豆汤”“购买”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25:27-34);欺骗他年老的父亲以撒并获得长子的祝福(27:1-41);他在旅途中梦到天梯上有天使上去和下来(28:10-22);为要娶拉结为妻,他对拉班做了双倍的服事(29:1-28);他成功地饲养那些有纹和斑点的羊(30:28-43);与天使摔跤而出奇地在雅博渡口取得胜利(32:22-32);他在最后时刻祝福他的两个孙子时将手交叉,这使他们的父亲约瑟因而对他的动机感到困惑,并反映出他对自己兄弟以扫的取代(48:8-22)。在新约中,只有四处经文再次提及雅各生命的事迹: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的对话(约 4:5,6,12);圣司提反回忆雅各往埃及的旅程(徒 7:8-16);圣保罗认

定雅各为预定拣选的榜样(罗 9:10-13);并且《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他是活出实际信心的模范(来 11:9,20-22)。

关于雅各的记载,《塔木德》的传奇比圣经所写更为多姿多采。它使米迦勒成为雅各的守护天使,却将以扫等同于罗马,有属于以扫的魔鬼萨末尔(Sammael [Abir in Yalqut 1, 110; Jub. 25:17])。在后期犹太传说中,雅各想要得到一个含有弥赛亚成分的角色,他在那里“取代”所有其他列祖,包括亚伯拉罕。据文献(Sanh. 19b)记载,亚伯拉罕自己成为十二支派的父亲,但雅各却取代他的位置,免去了他养育孩子的烦恼。其他的文献指出,所有的人类,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因雅各的功德而被创造的(Lev. Rab. 36.4)。正是因为雅各的功德,约旦河甚至干涸,让以色列人经过而进入应许之地(Gen. Rab. 76.5)。因着雅各的缘故,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中被救赎出来;因他之故,他们的国家将再次被弥赛亚所救赎(Haberot 2B; Gen. Rab. 75.13)。其他《哈伽达》资源则加上了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是“因着雅各”,并且那是因雅各的缘故,上帝使他的“舍金纳”住在以色列中(Lekah, Exod. 20:19; Shir 7:6)。不但如此,有人宣称《妥拉》是启示给雅各而不是摩西的,只是在那时犹太人的数目还不足以使之成为需要(Shemini Azaret 126b; Yitro 32b)。当以色列犯罪或迷路时,雅各会有最深的感受(Midr.

Tehillim 14. 115; Pesiq. R. 41. 174b)。在《卡巴拉》与其他地方(如 Kanah 10b),说那个在月亮中的人有一张雅各的脸。拉比文学通常称雅各的脸在玛卡巴(*merqabah*)被察觉到(Gen. Rab. 73. 12-14; Tan. Ber. 1. 149-150; Midr. Tehillim 78. 347; Gen. Rab. 78. 3; 82. 2; Alphabet of R. Akiba 40, 等等)。而其他更古老的《哈伽达》记载说,亚伯拉罕是最为卓越的。其后的文献,自我醒觉地与基督教相对,并发展出了一个更为民族主义的品格,使雅各成为那“理想的人”(“ideal man”)(Tan. Ber. 3. 72-73; Ag. Ber. 61. 126)。雅各被称为少数生而受割礼的男性(Midr. Tehillim 9. 84; Tan. Ber. 1. 32),并且虽然生于他的同胞兄弟以扫之后,他却较早受孕(Gen. Rab. 63. 8)。后期的《哈伽达》拒绝雅各会讲出不该讲的谎言之可能性(Tan. Ber. 1. 131; Gen. Rab. 65. 18; Sanh. 92a),《创世记》27章19节(雅各宣称:“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去回应瞎眼的以撒所问:“我儿,你是谁?”)被解释为一个讽刺性的模棱两可的话(参 Jub. 26:13)。

在早期的基督徒传统中,视雅各为基督“救赎以色列”的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预表。在《反驳异端》(21. 3)中,圣爱任纽评论经文“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玛 1:2; 罗 9:13)时,不但看到了以色列的蒙拣选,更看到了以色列是人类救恩历史的预示:

若任何一个人……能看到雅各的行动,他会发现它们……充满了神意(*dispensation*)。首先,在他的出生上,因他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他被称为“雅各”,意即“代替者”——一个人抓住却不能拥有……奋斗与征服……到最后

是主的诞生,他的诞生成为一个主诞生的预表……其后,当他的哥哥轻视地望向他们的时候,他取得了长子的名分;即使一个更年轻的国家接受他——基督,即那首生的独子,但较年长的国家却拒绝他,说:“我们除了恺撒外没有王。”在基督里每项祝福都被加起来,因此,后来的人从父那里夺去前人的祝福,正如雅各夺去他哥哥以扫的……以色列民族十二支派在外国诞生,像基督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出生一样,教会十二支柱的根基(十二使徒)也是如此。不同颜色的羊分给雅各作为他的工价;基督则是人类的工价,他使人从不同而多元的国家里共同归到同一个信仰中。

爱任纽继续说道,像雅各从两个姊妹生子,基督同样从“同属一源的两个律法和同一个父亲”(旧约与新约)而来,他们的使女(基督徒传统)也是这样。拉结象征着教会,甚至像雅各的流浪也象征着基督徒客旅的朝圣。这种预表学被圣奥古斯所扩展,其中他宣称“大的要服事小的”,象征着犹太人要服事他们的弟弟——基督徒(*De civ. Dei* 16. 35)。“雅各的祝福是基督对万国的一个宣讲”(16. 37)。天使与雅各摔跤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并且雅各“得胜”是象征基督的受难。“在那里,犹太人好像克胜了他”,但实际上,那是为了上帝的旨意与目的将得胜(16. 39; 参见 *De catechizandibus rudibus*, 3. 6)。奥古斯丁同样希望看到雅各欺骗他父亲的作为不是说谎行为:“他在母亲的吩咐下,看起来好像是去欺骗他父亲,若以进取及信心来考虑,那并非谎言,只是一个奥秘。”(*Contra mendacium*, 24)在另一方面,他个人经历到被拉班欺骗和其后他的儿子们尝试去得到他同情的

对待。圣约翰·克里索斯托问道：“这个雅各，不是为着工价给他亲戚服事两个七年？他是否在那骗局的奴役中忍受嘲弄？然后怎样？他是否感到受嘲弄？”（*Hom. sup.* 1 Corinthians, 33）。

关于雅各的类型学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同样有一个预表上的特性。圣安布罗斯呼吁他的读者“同样在雅各中，让我们仿效基督的预表”时，引述了雅各对他母亲的顺服、对他岳父的服事等（*De excessu*, 2, 22；参见 *EP.* 63. 99）。对阿弗拉哈特来说，雅各是一个灵魂牧人的预表，一个牧者（*Select Demonstration*, 24）。即使对路德，他看到雅各较以扫被上帝悦纳主要是关于上帝的不可预测的自由拣选，拣选年幼的在年长的之上，并选择一个看来不可靠的“代替者”去建立他的子民（*Comm. sup. Gen.* 25:21）。雅各的操守在很多方面都是道德上的榜样（*WA* 63. 576 - 578）。这观点被加尔文认同（*Inst.* 222. 10. 12）。反宗教改革的解经家拉皮德注意到了那“大的要服事小的”的宣告，明显地不是要准确地应用到雅各与以扫的有生之年，而是要用在他们的后裔身上。他们两兄弟可以寓意地诠释为：基督徒将会被犹太人服事。这种观点仍然成为好人应被坏人服事的预表解读（*Comm. in Scripturam Sacram*, 1, 267）。皮奇内利在《象征的世界》（1694）中，以下面的话总结了雅各的类型学意义：“注意：基督是为我们担罪的。”（125. 216）

在雅各的叙事中最普遍被引述的事——取得长子名分、梦见天梯上的天使、有纹与斑点的羊，以及整夜与天使摔跤——全部都在别处被提及。雅各在文学上的预表发展的主线是在他与

其他人物的关系上，他与基督在预表上的关连仍是很普遍的。乔叟笔下的巴思（Bath）的妻子，在她的故事前言中，运用雅各的故事作为一连串婚姻的借口（*Canterbury Tales*, 3. 55 - 58），但雅各在其他地方被乔叟引述为一个智慧的模范：“雅各在他母亲利百加良好的指导下，得着他父亲以撒的祝福，并得着超越他哥哥的主权（*The Tale of Melibee*, 7. 2285 - 2287；*The Merchant's Tale*，不过，看来承认这是欺骗的计划）。雅各的杖成为一个朝圣的象征，有时是一枝魔术棒，甚至一直到斯宾塞的时代（如 *Faerie Queene*, 1. 6. 35 - 44；*Daphnaides*”，37 - 42）与马洛（*Tomburlaine the Great*, 3. 3. 49 - 53）。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Shylock）视雅各（Jacob）为企业的榜样，并以雅各的杖起誓（2. 5. 36；参 1. 3. 68 - 97）。不过，根据克兰默与科弗代尔等人的解经，雅各的杖在《创世记》32章10节是他个人生命限制的表征。如亨利·安斯沃斯评论说，那杖标记着朝圣的地位，“在贫穷的境况用脚步行”（*Annotations upon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1627]）。约翰·多恩的“在白厅的讲道，1618年4月12日”（“Sermon Preached at Whitehall, April 12, 1618”）反映了这种观点，当他观察到（跟着 St. Jerome, *EP.* 22. 32）雅各在雅博渡口向上帝祷告（“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是相当于一个忏悔和“建立所有真诚的祷告，一种对功德的否认”（编辑 Potter and Simpson, 1. 7. 270）。因此，雅各发现那是上帝拣选的恩典，他必须要依靠上帝而不是他个人的能力。

雅各同基督的类型性联系讽刺性

地出现在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之十一”(“Holy Sonnet 11”)当中:

雅各身披简陋而粗糙的外衣前来,
只为冒名顶替,且怀着获利的
意图:

上帝给自己披上卑微的人身,以便
他可能变得足够弱小,以遭受
苦难。

赫里克的“乞丐”(“Beggars”)视雅各的“硬要”(importunity)为榜样:“雅各是上帝的乞丐;并因此我们等待/(虽然我们不是很富有)所有乞丐都在他的门口”。在沃恩的“雅各的枕头与柱”(“Jacob's Pillow, and Pillar”)中,那石枕头是一个教会的类型,而雅各与以扫的争斗是与英国内战相对比的。但那里有安慰给“雅各”:

但祝福雅各,虽然那悲伤的苦楚
与我们相同,并没有减少,
因你的兄弟,为血而干渴
要飞奔,有的人儿女工作,你的儿
女待命:

但你在孤单与痛苦中,
枕石而睡,寒气入身;
幸有星光伴旅程
在远处有律法与诫命。
黑夜有太阳医治,
作我们守护者,和引导我们的光;
你有何盼望与相信,我们找到
并感到有位最亲的朋友,肯定与
良善。

枕头只是预表并最清凉,
但我们拥有的本质,在他里面得
安息。

启蒙运动时期的诗歌整体上较少偏爱雅各。德莱顿关于“雅各的种子……拣选去叛乱”(Absalom and Achitophel, 2. 6)的政治性寓意集中

在他的后裔身上,他在他们中找到很多雅各的恶行(1. 977 - 984;参见“To Sir Godfrey Kneller,” 93 - 96)。蒲柏在“仙蒂的灵”(“Sandys' Ghost”)中听到了“雅各的鼓之节拍/可怜的奥维德找不到住处!”蒲柏看来在文学上滥用了旧约的经文。当威廉·布莱克对侵占的故事的称赞散播开来的时候,雅各却成了一个堕落亚当的对比者,以扫或以东则是亚当无知与复原的预表:“现在是以东的统治,以及亚当回归到乐园”(“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pl. 3)。对罗伯特·勃朗宁来说,“圆滑的雅各仍然剥夺朴实的以扫:/现在上,现在下,世界是一个跷跷板”(“The Flight of the Duchess”, 907 - 908)。但像福音派传统的讲道人那样,勃朗宁在“圣十字架日”(“Holy Cross Day”)中的73 - 78节断言:

主施怜悯给雅各,
看以色列在边界。
当犹太注视圣城,
外人后裔将加盟;
雅各家为外人开,
先知话语诸子信。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1926)一书中,用“恩斯特”(Ernest)代替“雅各”的名字,其中那主角被指:“你有一个属于圣经的地狱名字,杰克(Jake)。”因他的大股骨受伤,那“敬虔的讽刺”(“devout cynic”)对比着雅各争胜、好斗的本性。一个半类型性的(quasi-typological)发展出现在肖勒姆·阿施的《使徒》中,其中的雷伯·雅各(Reb Jacob)是一个严谨的犹太人,他是约瑟(Joseph)的儿子和耶书亚(Yeshua)的哥哥,在耶书亚失踪后,在耶路撒冷带领弥赛亚教派。玛丽安

娜·穆尔的“英雄”(“The Hero”)反映了雅各祝福约瑟的儿子,她还在“耶利波亚(“The Jereboa”)中将雅各与那有害但聪明并且随意跳来跳去的老鼠相联系在一起:

部分在地上,
部分在天上,
雅各看到杖
抓在手中央——
天使步空中;
友为沙漠石。
错误显其中,
艰苦不畏惧,
可以享安息。

另见 BIRTHRIGHT 长子的名分; JACOB'S RODS 雅各的梯; JACOB'S STAFF 雅各的杖; WRESTLING JACOB 摔跤的雅各。

参考文献

Colley, J. S. “Launcelot, Jacob, and Esau: Old and New Law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YES 10 (1980), 181 - 189;
Crozier, R. D., “Home James: Hemingway's Jacob.”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1 (1975), 292 - 301;
Krezer, G. “George Herbert and the Tradition of Jacob.” *Cithara* 18(1978), 18 - 26;
Lipyzin, S. *Biblical Themes in World Literature* (1985);
Schonhom, M. “The Sun Also Rises: I. Jacob Allusion. II. Parody as Meaning.” *BSUF* 16(1975), 49 - 55;
Tannenbaum, L. *Biblical Tradition in Blake's Early Prophecies* (1982).

JACOB'S LADDER 雅各的梯

雅各欺骗他哥哥以扫,使得他必须逃离父家。雅各在往巴旦亚兰的路上停下,晚上堆聚石头为枕头,并在那里躺着睡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

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華站在梯子上方,说:“我是耶和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创 28:12 - 13)。其后紧随着一个确定,将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传给雅各。雅各在醒后宣称:“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虽然那地起先名叫路斯(Luz),但雅各将它重新起名叫伯特利(Bethel),意即“上帝的殿”(“House of God”)。

天梯的异象在后来的文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诠释对象,它们大量地出现在《哈伽达》解经书中。有一个版本说,雅各看到的梯子上的天使正是那两个被差往所多玛的天使;他们呼叫其他天使下来看望他(Gen. Rab. 73. 12 - 14; Midr. Tehillim 78. 347; 参见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e*, ed. T. Mommsen et. al., 1. 449 - 451),说他们所认得的脸很像刻在玛卡巴(merqabah)那神圣的宝座上的。人们说雅各也看到了梯上属于四个王国——巴比伦、玛代、希腊和以东(或罗马)——的守卫天使(Tg. Yerushalmi and Yalqut Reubeni, 参见创 28:12)。

在基督徒的解经中,那个石枕头被圣奥古斯丁寓意为“基督,人的头”。奥古斯丁也将这个事件连系到基督的话,认为是指拿但业的认信(约 1:47 - 51):“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因此,“基督就是那个接连天上地下的梯子,或从肉体至灵性”;或者:“他是那梯,因他说:‘我是道路’”(Contra Faustum, 12. 25; 参见 Sermo, 89. 5; 122. 2)。在另一解经书(In Joan. Ev. 23)中,奥古斯丁在梯子

的梦与圣保罗的异象(林后 12:2-4)之间建立了一个对比,以保罗的“上升”象征他那关于上帝的神秘异象;他的“下降”有关“儿童的言语”的发出,指的是福音清楚的真理。圣哲罗姆将“上去下来”联系到伯特利的类型,上帝的殿和教会的敬拜(*EP.* 118. 7)。普瓦捷的圣希拉里认为,那个事件是预示道成肉身(*De Trinitate*, 5. 20)。这些观点与圣安布罗斯的神秘解释是一致的,他认为“那表征 [并不是] 没有一个目的,那梯从地到天,其中可以看到未来在人和天使之间通过基督的十字架而实现的团契……”(De excessu, 2. 100)。圣大格列高利发挥了奥古斯丁和其他人的观点,看到那作为一个神秘冥想的形象,并且整个叙事象征默想与好的传道人在生命中积极宣讲圣言的关系(*Regulae pastoralis*, 5 章)。对赫拉班来说,那梯象征着慈爱(*Allegoriae in Scripturam Sacram* [PL 112. 1043]);对芝诺而言,则是两个约(PL 11. 428)。至于《通用注释书》,则认为那上去的天使是服事上帝,而那些下去的则是服事人(PL 113. 154)。而里拉的尼古拉则认为,那梯的横木是马太的基督家谱之中的列祖,并且那上升是圣徒祷告时的奉献(*Postilla ad Gen.* 28:12-14)。

在中世纪的属灵文学中,雅各的梯变成成为一种灵性成长与进步的类似物。对该形象可能最出名的对宗教生命的运用出现在本笃会规里,它在英国管理着最早修道社群的生命。由对《路加福音》14 章 11 节(参见诗 131:1-2)的解释:“因为凡自高的,必将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该会规的作者认为,天上最高的路是通过谦卑的梯级,从敬畏上帝开始,并通过在谦卑的顺服与坚忍

到达第十二层,其中外在分隔与内在的谦卑是一致的,并到达“顶级,即慈爱,在那里人可完全并可除去一切惧怕”。向上之路就是往下之路。里尔的阿兰在他《讲道的艺术》那本传道人手册的前言中,发展了格列高利主教在《传道人规则》中的提法,指出:“那梯代表着天主教人士的进步,从开始时信心的上升到达圆满地发展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传统所强调的,如在营会中熟悉的歌“我们在爬雅各的梯”(“We Are Climbing Jacob's Ladder”)那样,只是针对上升的。艾伦将每一梯级联系到属灵成长的每个阶段:认罪、祷告、感恩、严谨地研究圣经,在解释经文中追求适切的指引,详细解释圣经,最后就是讲道。圣波拿文都拉的《人心走向上帝的旅程》形容那个“理智朝向上帝之旅程”(“mind's journey to God”),运用雅各的梯去象征灵魂神秘的进展与上帝的联合,将那梯级划分为“关于灵魂能力的六个阶段,藉此我们能够从下而往上升,从外而到内,从暂时到永恒”(前言)。最后的时刻就是完全的自我超越。在那里,世界所有的束缚都得以解除,并且,用波拿文都拉的话来说:“另一个雅各被改变成以色列,所以,通过他,所有真正属灵的人都曾被上帝邀请去进入这种……”沃尔特·希尔顿英文版的通俗经典《完美之梯》凭靠的也是同样的关联。

宗教改革解经书的主要声音基本是跟随着奥古斯丁的诠释路线的。路德重新检视了中世纪解经的主要文本,发现从格列高利到里拉的尼古拉(*Postilla*)都认为,那个梯子最重要的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符号(*Lectures on Genesis*, 26-30 [WA 43. 576-580]),

他十分依赖传统将雅各的叙事与拿旦业事件并列(约 1:47-51)。对加尔文来说,“只有基督……可以接连天与地:他是唯一的中保,可以从天接触到地:他是那将所有天上整全的祝福向下流给我们的中介,并且借着他让我们能够上升到上帝那里去”(Comm. on Genesis, 2. 28)。科尔内留·拉皮德引述狄奥多莱特与伊本·埃兹拉等为加尔文所拒绝的资料,说那梯首先是一个神圣天命的象征,以天使作为天命的执行者。关于其寓意方面,他认为(跟从 Augustine, *Sermo*, 79)那梯是基督的十字架和一个道成肉身的表征;在比喻方面,那梯是人的灵,那下降的天使象征肉体的欲望;那些上升的代表理性和灵性的抱负。那梯级是《完美之梯》之美德。在灵意方面,那些天使象征不同程度的成就和蒙福的秩序(Comm. in Genesim, 28. 286-289)。

约翰·多恩在其一篇讲章(编辑 Potter 和 Simpson, 3. 58)中引述拉皮德说,上帝握着那达至天上的梯子,“并且所有那些善工是放在最低的一级……那是,对他的默想,他们上升到他那里,也下降到我们当中”(参见 2. 186; 5. 264)。在《失乐园》(3. 510-515)里,弥尔顿形容撒但看到天堂的大门:

那梯如雅各所见
天使上去与下来
多队光辉守护者
当他逃离以扫家
要到巴旦亚兰(Padan-Aram)去
经过路斯(Luz)野地中
夜空下梦醒惊叫
这是天堂的闸门
在他的论文“除去受雇者的方法”

(The Means to Remove Hirelings)中,弥尔顿引述雅各在他梦醒后的誓愿(创 28:22),作为圣经中正式宣告什一奉献作为服事上帝的一部分,虽然“不是指任何的祭司”。本·琼森在赞扬迪格比夫人(“LXXXIV Eupheme”)时,说她:

起来
用雅各的梯,
走到那永恒之顶峰
那就是她。

德莱顿视那梯为一个文化进步的符号:

在那里每个年代都有别的变动,
并相信不会比上一层更进步,
在那里每个圈子都像雅各的梯子,
最低藏于地,最高的在天上。

——这是一种宗教宽容主义者的观点,虽然出现在他的天主教背景的作品《雌马鹿与豹》之中(2. 218-221)。一个故意幽默的描述出现在托马斯·格雷的“基督——十字架之路的特质”(“The Characters of Christ-Cross Row”)中,诗歌激发读者去想象那硕大的身躯,“他的巨大……/亨利第八最怪异的威严”,天使在那梯上上去下来(21-28)。查尔斯·韦斯利的赞美诗说:

梯子有何义
自至高降下
足现立地稳
顶峰在高天

这看来好像是对德莱顿的回应,实际上却是受惠于奥古斯丁、路德、与加尔文:

耶稣是那梯,
道成肉身神,
天福分享者,
背负人间苦;
降身自高天,

凡人赐睡处，
站立神人中，
地上连天堂。

华兹华斯的天使表达出人类的抱负，明显地类似于德莱顿的：“光荣混合/真爱升降/沿一阶梯/光与生命”。不过，湖畔派诗人笔下的雅各在睡觉时，他自己仍然“蹂躏着那垂下的梯级”（“Humanity”，27-40）。托马斯·德昆西在他的文章“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 and Literature of Power”）中认为，弥尔顿属于后者的范畴，促进“运动并以无限的力量去扩展你个人怜悯容量的潜能，在那里每个脉搏都是……向上的一步，像在雅各的梯上，从地上升至奇妙之高处的一步”。在罗伯特·勃朗宁那里（“Fefine at the Fair”），牧师在对雅各关于那梯子的梦的讲道中指出：

提出证据，

当我们量度天际，我们可以独单一人

什么将我们从地上提升，并——交付给石头

适当的尊重，当然——拿起杖并走我们的路。（2108-2111）

在一个出色的并列中，即在霍桑的《玉石雕像》中，米里亚姆（Miriam）登上一连串的楼梯去到宫殿，那里对她好像“有高尚的抱负……对雅各的梯有价值，或者对所有的事件都有价值，巴别塔的梯级！”

一个灵意的景象出现在麦尔维尔的“两个殿”（“The Two Temples”）中，其中那位主角登上了50个石级，这使人想起对所罗门的殿的攀登，那右级被“另一个雅各的梯”覆盖着——这个形象在麦尔维尔的脑海中是与慈爱相联

系的。但在“第一个殿”里，叙述者爬上雅各的梯，在“第二个殿”里，里奇留（Richelieu）声称人只能在梦中见到那梯子。在《骗子》一书中，那个“像羊羔”的人睡在船梯之下，这可能是在第二种意义上，麦尔维尔用它来仿照雅各“在路斯的梦”。在朗费罗的《伊万杰琳》（2.2）里，那个异象被减化成一条绳梯，悬挂在一棵香柏树上，有蜂鸟像天使般在盘旋。

克莱尔对这段经文的诠释是现代而不是古代的。他在《旧衣新裁》中写道：“对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来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圣洁的，是属天上的……她们所有的都是在空中，所有的都是灵魂与形式；她们太可爱了，像神秘的女祭司；她们的手里是看不见的雅各的梯，在那里人可以爬上天堂。”（2.5）并且，如果有一种或另一种从中世纪的神秘派到在18至19世纪的自由派和浪漫派人文主义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上升之志向的话，肖伯纳的《回到玛土撒拉时代》则回归到一个堕落下落的循环。那位前堂区牧师富兰克林·巴纳巴斯（Franklyn Barnabas），在宣讲他包括在其关于从亚当的堕落和夏娃的素食社会主义，到肉食之破坏性的隐藏神学（crypto-theology）中的“巴纳巴斯弟兄的福音”（“Gospel of the Brothers Barnabas”）时，发出以下的呼吁：“我请你去默想一下我们的列祖，当他们从这个雅各梯上走下所有的台阶，从乐园走到地狱的时候。在那里，他们从暴力、意外与疾病遭受死亡的几率倍增，直至他们可以艰难地得到十年零三分钟的生命，要比亚当准备面对的少近千年！”

另见 JACOB 雅各。

参考文献

- Anderson, J. *Five Themes from Genesis* (1972); Ginsberg, W. "Dante's Dream of the Eagle and Jacob's Ladder." *Dante Studies* 100 (1982), 41 - 69; Rowland, B. "Melville Answers the Theologians: The Ladder of Charity in 'The Two Temples.'" *Mosaic* 7(1974), 1 - 14; Steinmetz, D. C. "Luther and the Ascent of Jacob's Ladder." *CH* 55(1986), 179 - 192.

JACOB'S RODS 雅各的枝条

在计算雅各为拉班服事的工价时,他们两人同意雅各可得到有斑纹的羊群(创 30:28-36)。雅各为了增加他所得的羊,将剥了皮的杨树、杏树和枫树的嫩枝,插在饮羊的水沟和水槽里,当羊喝水的时候,牝牡配合,就生下有纹、有点和有斑的羊羔(37-43)。

圣奥古斯丁用这个故事表明事物怎样“以不同的本质而被调和在一起,进入一个统一体”(De Trin. 11. 2. 5)中。赫拉班指出:“将杏树和枫树的嫩枝插在羊群的眼前,除了当它们出现在经文中向人们展示古代列祖的生活与教训的榜样外还有什么意义?……当这些树皮被剥去拿走以后,里面白枝的灵意就显现出来了”(PL 107. 603)。约翰·高尔随着彼得·里加的《奥萝拉》(Beichner 编, 1080 - 1094),以这段经文作为一个好传道人的行为榜样说,他应该将圣经展示在他的会众面前,在那里的树皮(文字)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应将之挪去使其中那真正教义的白色可以闪耀出来,并使会众能得益(Vox Clamantis, 3. 13. 1118 - 1124)。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引用这件事向安东尼娅(Antonia)为他的高

利息做法辩护,说他的利益在效果上,就像雅各的“间接”利息(1. 3. 68-97)。

这个诡计后来在文学方面得到非常明显的负面的联想。斯威夫特在他“攻击凯丝的隽语”(“Epigrams against Carthy”[第 18])中讽刺地说:“你的工作像老雅各的斑点羊,/认识那经文外,更要知道它的注释。”在一个相关的引述中,济慈对新古典诗体盲目的追随者如布瓦洛大加申斥,他发现:

被紧密地结合

在过时的律法和卑劣的规条下

并且周围都邪恶;所以你在一间学校教书

使笨蛋铺平、镶入、夹、并适合,

直至,像某些属于雅各机智的枝条,

他们记录的经文。(“Sleep and Poetry,” 194 - 199)

对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来说,这个事件仍然象征着对自发之自然的压制或控制,在《奥萝拉·利》(5. 237 - 242)中,她看到:

在这阶段确需要奉承

在这个或那个会议中;

在这里出并在那里入,

在鼓掌和不鼓的时刻,

像雅各羊前的白嫩枝,

所有卷曲意象的修剪

应在修剪羊毛的时间。

另见 JACOB 雅各 RUSSELL A. PECK 罗素·贝克。

JACOB'S STAFF 雅各的杖

根据亚沙尔·谢慕特(141a)的记载,在雅各从以扫那里为夺取长子名分而引起的争闹中,估计雅各是从以扫手中夺取了这个棍子或牧羊杖,这便成为

他拿着到哈兰去的杖,并直到在后来用那杖神奇地将约旦河水分开,以逃避以扫的忿怒(Tan. Ber. 1. 145; Ag. Ber. 45, 93)。根据某些文献资源,他后来将杖遗赠给了约瑟,从他那里再传给亚伦。正是这同一根杖,亚伦用它用法老面前行出神迹(出 7: 9 以下;关于创 32: 11 的《米德拉西》和《哈伽达》;另加上摩西用它将红海分开)。在耍把戏的人中,一根“雅各的杖”(Fr. *baton de Jacob*)指的乃是魔术棒——此联想反映在斯宾塞的《仙后》(1. 6. 35)中,阿奇马哥(Archimago)假装为一个朝圣者,拿着“一根雅各的杖,留在/他疲乏的脚旁”。莎士比亚的夏洛克(“Shylock”)“用雅各的杖”起誓(*Merchant of Venice*, 2. 5. 36)。勃朗宁的“医生——”(“Doctor —”)说“那神奇的雅各杖”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但“珍贵会使雅各的杖撤回/命运是稳固的法令!”(217 - 219; 232 - 234)。

另见 JACOB 雅各。

Jael 雅亿

雅亿(希来伯文=“野山羊”)是基尼人希百的妻子。当底波拉与巴拉打败迦南人西西拉的军队时,西西拉逃到雅亿的帐篷(士 4: 17),雅亿在那里假装接待他,给他热奶,并用被子盖他身上,让他休息。当他沉睡时,她取了帐篷的橛子,和一个锤子,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她的事迹被底波拉在歌中所称赞,作为希伯来人胜利的高潮(5: 24 - 31)。

在乔叟《巴思妇的故事》的序言中,詹金(Jankyn)冗长地列举那些不忠的妻子,竟奇怪地包括雅亿:“有人趁着丈夫熟睡,用钉子/钉进丈夫的头颅,把丈

夫钉死”(Canterbury Tales, 3. 769 - 770)。卡利班(Caliban)怂恿斯蒂法诺(Stephano)去侵占普士柏罗(Prospero),献计说先让那魔法师睡着,“在那里你可以用钉打进他的头”(Shakespeare, *The Tempest*, 3. 769 - 770)。在弥尔顿的《力士参孙》中,大利拉(Delilah)表示,她希望有一日能像雅亿那样出名(988 - 990)。在克里斯托弗·斯马特的《儿童欢乐赞美歌》中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道德上的教训:

不要睡觉——将那房间守望好,

霍洛夫尼斯(Holofernes)因睡觉而倒下;

雅亿那难忘的钉

战胜了那睡着了的王。(20. 17 - 20)

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旧道德》中,这个事件在莫顿(Morton)与麦哥利夫人(Mistress Maclure),那位和蔼的立了盟约的寡妇的对话中被重提。当她提到庇护其中一个在逃亡中的盟约的敌人时,她补充说:“我在我们民众中得到了一个不祥的说法,他们说我应该像雅亿对待西西拉一样待他,我却没有得到神圣的命令去流血,却去拯救他,就像一个妇人和基督徒应做的。”夏洛蒂·勃朗特的叙述者在《维莱特》里说到了某种期望,那种期望使她感到要被迫“去在头上敲打”。其中她说到她所做的是“象征性的,像雅亿对西西拉的态度,将一颗钉透进他们的殿。不像西西拉,他们没有死:他们只有转瞬即逝的皮肤,并一会儿一会儿地难以忍受地被用钉子翻转一下;然后那殿流血,那脑袋穿透到核心”。J. B. L. 华伦(巴伦·德塔布莱[Baron de Tabley])出版的《诗歌:戏剧性的与抒情性的》

(1893-1895)中有一首名叫“雅亿”(“Jael”)的诗,将她看作一个对宇宙好客习俗的恶意违背者:

她站着,像母蛇,在她的帐棚前,

她在地虚假的眼中流出一滴可怜的泪,……

像蛇一般滑行至帐棚——击打两下——

将他刺死。

哈代在《非常手段》中形容安娜(Anne)对曼斯顿(Manston)的怀疑就像雅亿给西西拉送上那“帐棚的钉”。在其之《一双蓝眼睛》中,有一个对斯蒂芬(Stephen)的背叛的暗示。兰姆在他的文章“减弱的同情心”(“Imperfect Sympathies”)中宣称,曾一度被犹太妇人所吸引和威胁:“……雅亿拥有漆黑而深不可测的眼睛。”约翰·哈利法克斯(John Halifax),黛娜·克雷克在以这个人物的名字为名的小说(1856)中,说出了对一个妇人比这些话难以想得更高的赞美:“好极了,雅亿!基尼人何伯的妻子中没有女人比你更勇敢!”(8章)。玛格丽特·阿维森的诗“雅亿的部分”(“Jael's Part”),像拜伦的“异教徒”(“The Giaour”)那样,从“那位在近黄昏的西西拉之母”(参士5:28)的优越的位置,讲述了当她看到那空战车归来,并等待关于战败和他儿子死亡的可怕消息的故事。

另见 DEBORAH SONG OF DEBORAH 底波拉,底波拉之歌。

参考文献

Bal, M. *Death and Dissymmetry: the Politics of Coherence in the Book of Judges* (1988).

JAMES 雅各

见 APOSTLE 使徒。

JAPHETH 雅弗

雅弗是挪亚在方舟保存的三个儿子及他们的妻子中的一个(通常拉比传统中认为是其中最大的儿子)。在《创世记》10章的家谱中,雅弗被记载为北方和欧洲人的始祖。中世纪基督徒注释典型地称其为“小儿子”(“*minoris filii*”),认为他是“被派到欧洲的”(“*European sortitus est*”,见 *Glossa Ordenaria* [PL 113. 113])。按约瑟夫斯的看法,他与歌篾是加拉太(Galatia)的始祖,“他们以拉丁语被称为高卢—希腊人”(“*qui Latine Gal-lograeci dicuntur*”)。土八(Tubal)被视为伊比利亚人的始祖等。在18世纪,人们推测那语言的源头和发展,找出了不少语言族谱学的痕迹,其中詹姆斯·帕森的《雅弗的遗迹》(1767)是很有价值的。弗雷德里克·马利亚特的《寻找一位父亲的雅弗》(1836)是一个发掘欧洲文化根源和身份的黑色幽默打谜小说。

JEALOUSY 嫉妒

见 CHARITY, CUPIDITY 爱,贪婪; LOVE STRONG AS DEATH 爱如死之坚韧。

JEBUSITES 耶布斯人

迦南种族的人,与“耶布斯”(Jebus)有关。一个在圣经书记员笔下得名的城市,在以色列人到达前便已存在,位于耶路撒冷(书18:28;士19:10)。一句轻视的经文出现在《撒迦利亚书》9章7节,一些教父与后期解经家将其解释为“迷信的异教徒”。一些新教的宗教改革作家好像在以对这个字眼的使用问题的争论,来表示对天主教的反对。《创世记》10章16节记载

说他们为该隐的后裔:因此马洛《马耳他的犹大人》中的巴拉巴斯(Barabas)说,洛多威克(Lodowicke)是“该隐的后裔,这个耶布斯人”(2. 3. 301)。在17世纪的英国诗歌中,他们可被称之为耶布斯人,或像德莱顿的《押沙龙与亚希多弗》那样,说他们是詹姆士派(Jacobites)的人,威胁着新教的至高无上地位(33-40)。

JEHONADAB 约拿达

见 RECHABITES 利甲人。

JEHOSHAPHAT, VALLEY OF 约沙法谷

《约珥书》3章2节、12节中的场面是在约沙法谷对万民的审判。该名称并不是指犹大的第四个王(见王上22:41-50)。根据希伯来文 *yehoshaphat*, 指的是“主(耶和華)将审判”。虽然这个名字后来应用到靠近耶路撒冷的汲沦溪和将来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地方,但约珥说它为“断定谷”(“the valley of decision”),清楚地显示出该名字是与最后审判有关的(3:14)。

在中世纪约克郡的基督圣体节戏剧中演出的伪经“我们的女士向托马斯显现”(“Appearance of our Lady to Thomas”[第46])中,圣托马斯在由印度而来的路上经过“约沙法谷”,他在那里睡着并看到了马利亚的异象。这部戏剧在约克郡的露天舞台立刻压过了“审判日”(“The Judgement Day”)。伊迪丝·沃顿的《断定谷》(1902)之题目乃取材于《约珥书》3章14节。在惠蒂尔的“这日如何”(“What of the Day”)中该词应用在弗里蒙特(Fremont)争取自由的战役上:“看哪,先知异象的负

担;/将军队招聚,——断定谷。”对比而言,马休·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忠告年青的自由派不要以极端主义去反对非利士人议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欢欣地看到我们亲爱的老朋友,那希伯来化的非利士人,聚集在约沙法谷的力量。在他们最后悔改之前,他们必定会来。”在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的斯蒂芬(Stephen)脑海中,无论在政治或宗教上,都没有类似的普世救赎的保证,当听到一篇关于罪与审判的有力的讲道时,斯蒂芬对审判日做出的反应是:“末日到来,最后审判日近了……那三位吹奏天使充满宇宙。现在的时间,过去的时间,但时间将不再。当最后的吹奏声响起时,全人类的灵魂挤压在约沙法谷,无论富有或贫穷、温柔与朴素、智慧与愚蠢、好人与恶人。”(3章)

另见 ARMAGEDDON 哈米吉多顿。

JEHOVAH 耶和華

见 NAMES OF GOD 上帝的名字。

JEHU 耶户

耶户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第十个王(约公元前842-前815),并通过杀死犹大王亚哈谢和以色列人约兰而建立了他的第四个王朝。后者继续其父亲亚哈的偶像崇拜,耶户尝试将之斩草除根,包括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王下9-10)。耶户自己却也成为偶像崇拜者,通过在伯特利与但敬拜金牛犊,因而带来叙利亚入侵的审判(王下10:29-33)。

耶户,或一个代表,在撒幔以色列第三的黑色方尖塔(Black Obelisk of

Shalmaneser III) [ANEP, 351, 353] 中,被描绘为一种尊敬其君主的态度,却被奥古斯丁视为说谎的例子 (*Consentius*, 3)。对韦斯利来说,他被赞扬为具有坦陈己见的正面性格 (*Sermons*, 2, 83)。

该段叙事最具暗示作用的部分是《列王记下》9章20节。一个亚哈谢的守望者从远处跑来报告耶户的来说:“车赶得很急,像宁示的儿子耶户的赶法。”弥尔顿指控查理二世,说他“强迫国会像耶户那样赶车”(Eikonoklastes)。德莱顿更巧妙地用之以类比夏夫兹博里的厄尔,反对王权的叛乱:

但这个新耶户鞭策那热嘴马;
指导那兽知道它天生的力量,
用它的牙咬着那嚼口而飞奔
赶到无政府的鲁莽的下一步。

在欧·亨利的“一份市政报告”(“A Municipal Report”)中,类比的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为那叙述者提供了一次惊险得令人心跳的旅行(参见 Galsworthy, *Over the River*, 18章)。

DAVID W. BAKER

JEPHTHAH AND HIS DAUGHTER 耶弗他和他的女儿

耶弗他和他的女儿的故事源于《士师记》11章30-40节。耶弗他与亚扪人争战时发誓,若他得胜,他会在从战场返家时将第一个从他家中出来遇见他的献给耶和華。当他胜利归家时,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他的独生女儿。他为自己的誓言后悔,但却不能将话收回。他准许了她的请求,为她的命运哀哭了两个月,然后将之献为燔祭。

关于耶弗他这个鲁莽的誓言流露出的遗憾、悲伤和自责,和女儿对她命

运的接受,唤起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表达,包括超过一百个的音乐的诠释,和无数的绘画与雕刻,其中包括了卢卡斯·冯莱登、威廉·布莱克、埃德加·德加斯、古斯塔夫·多尔、密莱司和本杰明·韦特,以及从15世纪以来的弗洛伦蒂尼·洛伦奥·吉贝尔蒂到20世纪的瑙姆·阿伦森与恩里科·格利森斯坦的雕塑。

最早的文学处理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在一份名为《伪斐洛的圣经古物》(见 J. Charlesworth,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2, 351-354)的文件中记载说,那个女儿的名字是“塞拉”(Seila)。其后作家们说到的这个姑娘名字的有四十多个,塞拉是唯一的一个,但她在圣经故事中并没有名字。

塔木德派与早期《米德拉西》作家谴责耶弗他将人献为燔祭。不过,少数中世纪犹太解经家则认为,圣经文本可能说的不是一种实际的献祭。为了满足耶弗他的誓言,耶弗他可能使他的女儿长期地隐居,以致使她对社会而言已然死去,而将她自己完全奉献在对上帝的服侍中。

教父作家发现耶弗他的故事太过刺激,便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通用注释书》引述该叙事的数种寓意解读,包括其中一种看到耶弗他放弃他所亲爱的后代,一个父神的象征,在他的女儿中是一个父神的形象;而因为她永远守着童贞,便成为教会的象征。人们引述圣伊思多尔,将耶弗他视为基督的象征,他带走他的女儿以色列,为要向外邦人提供救恩。圣哲罗姆越过寓意,仍然认为耶弗他是一个恰当的道德例子:在给一个因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而悲伤的尊贵人士的安慰、劝导的信中